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三十三回 議興師暗投密旨 謀篡位明聚群奸

住語哲宗天子禁止國丈進宮，再說潼關兵退月餘，一班文武少年英雄要興舉義兵殺上汴梁城。太子曰：「不可動兵。來征非出聖上之意，實乃奸國丈唆擺太后，以動干戈耳。吾今破敵解圍，且待聖上得聞如何旨意。」寇爺曰：「此事聖上未知如何，不免待老臣辦作來使，獨自回朝。先到南昌宮見過潞花王爺，待他探聽聖上主意，然後發兵未遲。殿下可修書一封與老臣。帶去潞花王觀看，自有回音。那時方習舉動。」王參謀與劉軍師多言「此說不差，豈習一時妄動干戈以於聖上之怒。」當時太子修書一封。寇爺裝扮了，青衣小帽，單人獨馬，恰一走報公差一般。一程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一連跑走一月外，方到朝中。在府門外俟候，求渙守府王門官將書投遞呈送王府中。有潞花王父子正在府中言論「東宮太子敘會於潼關，奸相父女有兵征伐，前後共興兵六萬，未知勝負如何。只可惜太祖創業艱難，不想內亂，興動干戈。只憂外敵邊夷乘襲入寇，則江山危矣。」年輕小王曰：「此事奸相父女自專，非出自當今聖主旨意。想來只要潼關取勝殺回朝中，捉拿奸相黨羽，國患方息也。」老王爺曰：「吾兒主見不差。倘潼關兵敗，慈雲殿下無駐足之地了。」當時言談間只見王門官捧進來書，下跪呈上。王爺接書拆展開，上寫著：「書奉老王伯、王兄案下，慈雲籍首上言。不幸王考賓天，奸相父女弄權，至內亂自生，徒使骨肉殘傷之釁，朝政日非。豈非奸佞日增之驗也。愚姪前賴忠良吏部救搭，出亡□載，遍土無可駐足權棲，無異失林之鳥，喪家之犬，苦楚非言語可繪傳。今幸潼關高王伯等，一念先王之德，扶植出亡一線，棲止於潼關。豈料奸相父女不容，大興征伐之師。可惜生民塗炭，不由外敵而生，只由內亂而起。手足不殘而殘，國元不傷而傷。外敵豈不動覬覦之心邪？今幸人心未混，上藉先王在天之靈，潼關賴以得勝昔，皆倚五路藩王會集之力也。近乘得勝之師，麾下武夫皆思妄動，議舉興師歸國。惟愚姪與高王伯等不敢妄動，有損國威，有於聖上責罰。回思不興兵回朝，則奸相復有兵到潼關，豈非自相矛盾，自貽仇戚再出亡。人心攝攝如懸族之不斷。伏懇老王伯念骨肉親情，老誠廣見，為吾定的主裁。倘遷延歲月，眾將解心，五王歸國，豈非昔日忠良搭救之誠，一旦付諸流水？故急修片函，著恩人吏部上呈投鑿，渴望准音。」

當時老王爺父子看畢，一驚一喜。且喜潼關會合五王之兵，收除妖道去卻大患，奸相勢力妥矣。今又差來寇元，不知他如何會見太子？「且傳進後堂相見。」老王爺吩咐家將一概退出，單有父子二人在後等待著。當下寇爺一程進至內堂。見老王爺父子立著，寇爺上前，要拜見行大禮。老王爺扶挽住曰：「寇賢卿休拘禮，且請坐。」寇爺禮畢，老王爺中坐，寇爺坐側相陪。王爺曰：「難得寇賢卿一心為主。昨昔致仕時，不覺光陰將近二載，爾我兩鬢如銀，只道今生難以會見。耄耋老顏，豈知忠心至老不倦。但汝回歸故土後，怎生會合慈雲殿下？且說知孤愚父子。」寇爺見問，即將太子為看龍舟，失溺水濱，於半途江河上，得遇歸家。被家人出首，後得包公子救脫，齊回潼關，一一說明。王爺父子大悅，又曰：「來書教孤家與定主見，可功兵回朝否。但想，不將兵馬殺回朝中，諒必奸相又私出動兵，征伐潼關了。此勢不兩立也。今幸聖上仁慈明哲之主，屢念著弟兄一脈之親，不道先帝之遺言，奈阻於太后當權耳。明日乃季秋朔期，待孤登朝後再到禁宮命聖，將此情由密奏知天子，即有定奪矣。」寇爺大喜曰：「殿下懇托大事，全仗老王爺喬梓維持之力。」當日王爺吩咐備辦酒款待寇爺。多少談論投機之語，概難統述，爾爾我我，暢敘盡懷不表。

再說次早王爺登朝之後，退朝又到禁宮門候首請見。有穿宮內監啟知萬歲：「有南昌宮老王爺請見。」天子聞奏屏退妃後，即出內偏殿。王爺傳進，天子相行家禮下坐。天子開言曰：「王伯進宮朕有何酌議？」老王爺即將慈雲殿下在潼關，有書到老臣府中。只今五王會集兵敘潼關。「今來書者臣帶在此，請聖上一觀。自知明白矣。」當時天子一觀看分明，龍心大悅曰：「既然御弟在潼關委決不下，至妙不過借他要報母后之仇，待眾藩王興兵殺回朝中，誅滅眾奸黨。那時太后豈能禁押得眾藩王？眾奸豈能逃遁？」王爺曰：「如此且待老臣回書與慈雲殿下。他兵到止拿捉奸佞，斷不有驚聖駕。但恐聖上不忍誅滅國丈母族親情耳。」天子帶怒曰：「朕久知國丈奸狡多端，屢唆太后私自動兵。若非太后當權稱制，誅滅此賊久矣。今至妙不過御弟協同眾藩王殺回，報之易如反掌，何為不忍？老王伯可即回歸府第，密暗回書。待他刻日興兵殺回朝中，早日除卻邦家大患。只奈太后是吾生身，除他一人之外，盡由御弟將眾奸一刀兩段，不赦一人。」老王爺聞言大喜；即日辭駕回歸王府，將聖上吩咐之言，早回書之語，一一達言寇爺並少王，二人喜之不盡。寇爺深謝王爺鼎力。是日老王爺修書回覆太子。以早寇爺領了回書，拜辭潞花王父子。行程數日方到潼關。

先說龐國丈只見聖上不願發兵征討潼關，又守住禁宮內門，不許進見太后，實乃憂心如焚。不得已會敘奸黨在相府相議。有吏部潘沼、潘仁美之後，兵部夏斌，夏竦之後，王唐，王安石之後，九門提督丁燕龍，丁謂之後，又有龐國舅雲雄、唐潤虎一眾商酌。多言五路藩王兵勢強大，潼關會敘，勇將如云。倘他一眾殺回朝中，難以抵敵。今聖上又不願發兵，如之奈何？龐國丈曰：「昏君不准出師，又不容老夫進宮與太后相見，難以施謀。倘五路狗王挾太子報仇為名，殺奔回朝，汝我等全家難保。今日進退兩難。今昏君既不念我等，我們豈可束手待斃？」有了燕龍曰：「以太師威德，現掌兵權，大小官員一半太師心腹，不著明早上朝力奏聖上。押他興動傾國之兵，征集四方猛將，剿滅潼關。倘他仍不准奏，一眾反叛他大位，太師登其大寶，關城拒敵。然後徵文各省外攻，豈不為美？」潘紹曰：「此說有理。今現有雄兵四萬，戰將數員，倘聖上不允出兵，吾等明天預定點齊大兵，了決昏君。」有夏斌曰：「此事不可太速，且遲三五天，暗中點齊軍馬，混進內殿，方可舉行。不然內有朝臣，不服者居其半，況潞花王府中甲兵勇將不少。倘我兵馬未能齊備押制各官，那時反為不美。請眾位三思。」國丈聞言大悅曰：「此慮不差，實為有理。倘事不週，反害自身。須以暗中點備軍馬，限以三天，一眾臨朝，各各帶兵混入朝裡，不得有誤。」眾奸酌議已定，少不免相府中備辦酒席。諸文武數百餘官，各各就席領情，一同歡樂暢敘。爾言我語，不覺吃酒數巡，敘至日落西山，眾官方才辭筵告謝。回歸府行，預備第三天登朝舉事，按下慢表。

再說哲宗天子。一自傳旨與潞花王，回歸修書復與御弟，待彼協同諸位藩王殺回朝中，以誅奸佞。是晚回宮，只有自知，太后、王後、妃子皆不說知泄出。只因太后當權，須要事出於秘密。一泄漏風聲，必然太后通知奸相，定必激變不妙矣。當夜天子宿於昭陽院內孟王後宮中。睡至三更三點，天子不覺朦朧間似覺身出偏殿，並無一人護駕。恍惚中只見半空落下一帝王。五絡長鬚，手持圭璧，金光閃閃。開言呼：「王兒，吾汝父神宗也。昔為父失德，錯棄正後，誤殺忠良，不想今日養成大患。皆朕在世統御不德也。且喜汝依朕遺言，信為大孝之君。一心念著手足之情，不肯發兵征伐慈雲王子，但阻於汝母。龐氏立心不善，要害朕慈雲，好生可惱。二年後他應得凶亡，朕斷不饒他。並龐思忠殺害忠良，屢唆龐氏出師，陷死軍兵數萬。上天震怒。待潼天會兵一集，龐氏一門雞犬難留，注定兇惡而亡。一並奸臣難逃法律處置。汝母龐氏。子難執罪於母，他還有兩載陽壽，待朕處決於他。須當寄語慈雲，不可執罪有傷。日後為君之度，朕特來指點王兒。須當謹記：現今龐賊奸黨妄思奪謀天位，須將四城緊閉，不好設朝，將午門關上。明早即密詔潞花王父子共同酌議，自有良謀制伏此奸佞。待至潼關兵馬會合，方好開城，以免眾奸挾制，則江山危矣，王兒少不免為他所害。切須緊記。朕今去也。」哲宗聞言曰：「父王，慢去，兒有言請問，且留待保全孩兒，方免奸臣算計。」先三曰：「王兒不必心煩留朕，吾今番天不能留此，只要四城緊閉，與老皇伯父子酌議，預備眾奸臣為要。切須慎之。朕去了。」一道毫光從空而去。

有孟王後在側下坐，悠悠呼醒哲宗。王定性一刻，問明何時候。王後答言：「將交五鼓之辰。緣何陛下口口聲聲呼喚父王不絕？」天子曰：「朕只因近日思念父王情切，故夜而形諸魂夢耳。」

當時哲宗不言，靜坐思量方才歷歷之夢，「父王多少叮囑，豈可將此秘密之事泄知妃後？倘得太后一洩露風聲與龐思忠，難以押制。今天且詐成患病，傳旨百官免見，將內外城四門緊閉，然後暗宣潞花王父子到來酌議，方得妥當。」時交五鼓，登時發出免朝旨一道。文武百官只知聖上染病，各各退朝回府。

是日聖上將密旨一道，命內監一名往南晶宮。有潞花王父子接旨，即日來到禁宮門候俟。天子在偏殿宣進。王爺行敘家禮畢，王爺曰：「請問聖上宣召有何旨意？」天子曰：「老王伯未知其詳。朕昨夜三更得奇怪之夢，□分驚駭，有機密大事特與王伯、王兄密議，但些少洩露不得風聲。」王爺父子曰：「未知聖上有何機密秘旨，且諭知之。」哲宗王將昨夜夢見先帝，叮囑三天之內有奸臣謀奪天位，效著王莽故事。「須要將四城門緊閉，待等潼關兵馬殺回，方得滅卻奸黨。又囑朕將此事商知老王伯父子，不可泄漏別人。朕今想來驚憂不已，望老王伯怎生與朕分憂，方免此厄。不然江山危矣。」潞花王父子一聞聖上之言，唬驚不小。王爺曰：「先帝有此靈感囑托諸夢寐，不可不信然。老臣屢屢憂懼龐黨眾多，滿朝內文武差不多一半是他門下。外鎮武員放出者三分之一。如此勢大那人不懼？況太后當權，但有大故即進內宮與太后酌議，定次早臨朝，將事照依分發。如此豈不事事准依，當他權勢。惟近今數載聖上長成，方得制些奸臣之勢。惟今此事聖上勿憂，臣向知他奸狠，勢大難制。故此臣府中暗蓄精兵□萬多，現目勇猛將士數□名。預得龐賊有變，今且依著先王囑咐之言，將城四門緊閉，待老臣將府中□餘萬雄兵、數□員戰將盡數點出御教場操演，以驚押眾奸黨之心。王兒且先回，暗暗傳知各位忠良，只言明日往御教場觀看操軍，別言不許泄出。」當時少工領命先回，通知各位忠良文武臣而去。不知如何押制得奸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